

# [ 绝道一 ]

## 秦始皇

### 在关键时刻，明白自己该做什么

糊涂人与明白人区别是，前者自以为耍一点小聪明，就能把对手搞得云里雾里，而自己就可以“心想事成”；后者则是不让别人发觉自己的聪明，坦然大度，眼界开阔，最主要的是在关键时刻，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而保证自己出手到位，行之有效。秦始皇做人，善于左右观察，然后再给自己定准位，不急不躁，冷静地应对周围风云变化，这一点令人佩服。另外，秦始皇深知，做人还必须用准人，用能人为自己谋天下、取天下、稳天下。总起来看，秦始皇做人有三大特色：一是知己所为，二是洞穿人心，三是以大为本。

### 明亮眼睛 挺住身体 拍案而起

1. 俗语云：“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是说人处在别人的管制之下，要收敛自己的锐气，低下头去做个顺民；但做顺民绝不是一味屈从，而是在屈就中隐忍以求爆发之策。

2. 做人并不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也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因为人生路途中总有利与不利的因素相伴左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韬光养晦”则为做人的一大计策。所谓“韬光养晦”，是说一个人在逆境中培养自己的心性，先受屈炼志，不把自己暴露出来，养精蓄锐，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时机一到，才一鸣惊人，真正爆发出来。

3. 做人与做事之间的逻辑关系，像难以猜解的谜一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有种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一则出自于自信，二则出自于目标。

## 1. 牢记大志，忍受着熬过难关

凡是那些欲成就人生大事者，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做人之道。尽管做人之道多种多样，但有一条是绝对不变的，那就是立下大志，盯住人生大目标，才能做成功者。怎么讲呢？任何想做大事的人，首先必须做一个心存高远志向的人，并为之而苦苦拼搏。因此，要想成功，首先需要做自立之人，也就是树立一个人生大目标。

秦始皇嬴政出生在赵国，环境险恶，随时都有死的危险，这时逃生便是他惟一的目的。史书记载嬴政和母亲经常东躲西藏，最后终得从险境中解脱出来。由于在赵国受到太多的苦难和屈辱，少年嬴政就萌发了做大事的强烈愿望，而这个愿望又支撑着他在千难万险中活了下来。

嬴政的机遇来了。被接回秦国，他就立刻感到了无限的荣光，自己身为贵族的后裔，而父亲又贵为太子，这是多么荣耀的身世啊。当他打开那本记载着秦人光辉历史的谱牒时，他全身的血脉涌动了，猛地跳跃出一个成大事的目标，作为嬴氏子孙，他要继承先人的大业，把它发扬光大，实现称霸目标。于是，他在吕不韦的调教下，勤学苦练，并孜孜不倦地研究法家理论，这为他后来成就一生大业奠定了基础。

嬴政立志成就一生大业，并突破一道道人生难关。在他之前，秦国经过历代君主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一个，统一之心、称霸之愿是历代君主的愿望，而之所以还没统一，主要是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六国抗衡，二是时机未到。嬴政这时的目标就是要完成统一霸业。

嬴政即位的前一年，秦国已在吕不韦的指挥下，由蒙骜带重兵直逼魏国国都大梁。少年嬴政在吕不韦的辅导下初谙国事，国家的繁荣与衰落在他心里已有了基本的概念，尤其是战争更让嬴政强烈地感受到了胜利与失败的天壤之别。在这个少年心目中，只有胜利才是理所当然，正是在这种强烈的荣辱感刺激下，在学习诗书国务

的间隙里，嬴政怀着一种企盼之心，等待着战场讯息的传来。

庄襄王三年，久经沙场的秦国老将蒙骜率军连连夺取了高都、汲等地，大梁此时已危在旦夕。身处秦国相位的吕不韦不禁有些得意忘形。有道是“骄兵必败”，正由于骄横而虑事欠周，使一向做事缜密的他忘记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魏王的弟弟信陵君魏无忌。



秦始皇做人，善于左右观察，然后再给自己定准位，不急不躁，冷静地应对周围风云变化，这一点令人佩服。另外，秦始皇深知，做人还必须用准人，用能人为自己谋天下、取天下、稳天下。总起来看，秦始皇做人有三大特色：一是知己所为，二是洞穿人心，三是以大为本。

信陵君连见都不见。正在这时，他的两个门客来找信陵君辞行，他们说：“某等追随公子多年，原以为公子乃当今第一大丈夫也！今日

早在十年前，秦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时，就是信陵君魏无忌窃取魏王的虎符并杀了大将晋鄙，领兵解了赵国之围。由此信陵君在诸侯间的威望渐高，他与哥哥的关系也因此而闹僵，只好滞留在赵国。

故国危在旦夕，信陵君岂有不救之理？事实果真是这样发生了。魏王在没有任何办法自救时，只好派人去求信陵君，让他联合诸侯，共同抗秦。

但是魏王派出使节赴赵请信陵君回国时，信

之事，倒使我们认清以前的看法错了，故而来向公子辞行！”信陵君听了此话大吃一惊，起身挽留两人，说：“二位先生务必说清楚，无忌有怠慢之处，请先生指正。”这两个人即毛公和薛公，这时才说：“公子所以能誉满天下，就因为十年前率兵力克强秦，救了赵国。而如今，眼看魏国万千生灵就要涂炭，而公子却因个人恩怨而置故国于不顾，公子这样做，实在是无颜再见祖上……”

信陵君听了二人的劝告马上动身飞车回魏。这个消息传到咸阳，让吕不韦和庄襄王也有些惊慌，当年吕不韦和庄襄王都曾经经历邯郸之战，他们不能不对信陵君有所顾忌。果然，信陵君一归国，各个诸侯国纷纷响应，赵、韩、楚、燕四国接连发兵驰援，面对强大的五国联军攻势，庄襄王立即下令已接近大梁的蒙骜退兵。然而，由信陵君魏无忌率领的五国联军对秦发动反击，截断了秦军后路，接连取得胜利。秦军只好退至函谷关坚守关口，五国联军又和秦军在此对峙了一个多月才班师回朝。

魏王亲率文武大臣去迎接胜利归来的信陵君，整个魏国沉浸在凯旋的欢呼声中。魏王特封信陵君五座城池，信陵君又一次名扬天下。各诸侯国的宾客都纷纷来向信陵君贡献兵法，信陵君便将这些兵法汇集而成《魏公子兵法》一书。

和魏国的喜悦气氛相比，秦国此时正被失败的阴云所笼罩。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打仗从来都是胜利，从未吃过这样的大败仗，这场败仗惊醒了沉醉在一统六国美梦中的吕不韦。使他清楚地意识到，此时要一统天下仍不是时机，这样做是事倍功半之举，不但没有为嬴政即位扫清障碍，还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当然，这次战败对于少年嬴政也是一个难得的教训，得意昂扬、战无不胜的秦国受到挫折，也就是让嬴政在即位之前受到警示。然而凡事总有两面性，久未经挫，并非是好事，经过挫折的人会更加懂得该怎样处事，怎样不再受挫。从长远意义上来讲，这次战败对于嬴政心理的健康成长有益无害，因为从失败中学习得到的教训才是最深刻的，失败的经历有助于人看清将来的路该如何走。

秦军这次失败与嬴政所看到的前一次的胜利相隔并不远，先胜利后失败对于吕不韦和庄襄王的打击已经够大了，何况对于初懂世事的嬴政呢？当失败的消息传进宫中之时，年少的嬴政难免很失望，他感觉到了为政之难，也认识到打仗并不是像他先前想像的那

样容易。在经过一段消极和担心的日子之后，从小就经受苦难磨砺的嬴政更快地成熟了。

秦军虽然吃了败仗，但是颇有大家风度的吕不韦为了让嬴政学习治国为政，还是以身垂范地宽容了打败仗的蒙骜，继续委以重任。蒙骜自然感激吕不韦的不斩之恩，发誓下次攻魏一定要取得胜利。

嬴政认识到成功者无一不是克服失败而来，无一不是血汗与机遇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具体的某一个人来说，真正的失败则是犯了大错却未能及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通向成功之路并非都是一路风顺，有失才有得，有大失才能有大得，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只能屡战屡败，陷入失败的沼泽。

嬴政坐上王位后，他就有强烈的亲政意愿。由于自己年幼，仲父吕不韦主政，凡事都要发表自己的高见，弄得嬴政心下很不高兴，于是想给吕不韦一点警告。一次宴会，嬴政趁机对吕不韦说：“相国，你是本王仲父，本王敬如父母。仲父年纪大了，且在府中歇息歇息，享享乐，朝堂之事就不必那么挂心了。”而吕不韦自然是不愿放权隐居的，他居然说要再干十年到嬴政亲政时，这明摆着是要行使秦王的权力。碍于年幼又无权无势，嬴政只好吞声忍气，韬光养晦，暗中学会为政和为人处事的方法。

嬴政亲政后，他才真正放开自己的手脚一展宏图，去实现他多年的大目标。应当说嬴政是非常勤政和励精图治的，他每天要大量批阅各地上呈的文书，“日览为二十石，不知倦”。为了秦国的统一事业，他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且还要每天和大臣们商讨平定六国的策略。这样，嬴政做强者的人生目标，即在眼前。

## 2. 想做强者，必先做得低下头

俗语云：“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是说人处在别人的管制之下，要收敛自己的锐气，低下头去做个顺民；但做顺民绝不是一味屈从，而是在屈就中隐忍以求爆发之策。想当年，刘备也曾屈于

刘表、曹操的“屋檐”下。但他能容忍，能暂时低头，日后才得以建立三分天下的蜀国。所以，人们如果仅在诸事顺遂的情势之下行事处世的话，即使取得成功，在别人眼中还算不得十分的英雄，还不能为人所心悦诚服；如果在逆境中仍然胸怀豁达，忍受磨难和痛苦，以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努力取得成功，这才是人们心目中的大丈夫真豪杰。一个凡人，在逆境中奋斗需要有逆水行舟的强者精神，欲成人生大事者更是如此。

就在嬴政回归故国、恢复了族姓的第二年（公元前 250 年），秦国政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祖父孝文王在正式即位三日后就病死宫中，父亲太子子楚继位为国君。秦孝文王受封安国君时就体弱多病，不幸又在太子的位置上等待太久。当他在位五十六年的父亲昭襄王服丧一年期满，正式戴上神圣的王冠时，已是一个五十三岁的老人了。登基之前要前往旧都雍城的宗庙里告祭祖先，随后又要匆匆忙忙地赶回咸阳筹备登基大典，来回折腾数十日，车马劳顿，秦孝文王已心力交瘁，病躯难支了。加上当时又是深秋天气，凉风习习，冷意袭人，大概在路上得了伤风感冒，未免咳嗽气喘，鼻塞痰滞，勉强接受了文武百官朝贺，便一病不起，三日后即告驾崩。《史记·秦本纪》关于孝文王从正式即位到死去的记载是：“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孝文王在登基大典上颁布了新政，其目的是稳定政局，安抚人心，也想有一番大的作为。可惜的是他出令未行身先死，遂使雄心化云烟了。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秦国旧丧乍除，又添新哀，接连失去了两位国君。这些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不免政局动荡，人心惶惶，但在秦国却一切平稳如常，没有引起大的乱子，国家机器运转如初。这一方面归功于秦国两朝元老重臣的团结一致，共扶朝纲；另一方面也归功于孝文王远见卓识，事先选好了王位继承人。就在孝文王逝世的当天，群臣就扶持太子子楚临朝称制，主持已故国君的殡葬之事和军国大计。同样在守丧一年期满后，子楚在公元前 249 年正式即位为国君，史称秦庄襄王。

秦庄襄王正式即位后，首先发布的新政令是“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其内容与秦孝文王即位颁布的政令大体相同，只是没有了减少或停止宫室囿苑工程的修建。其目的大概在于表示自己有意继承先王的遗志，同时也可能是一种当时

流行的履行公事式的官样文章。

这是庄襄王上任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把孝文王的正宫王后华阳夫人毕恭毕敬地立为王太后，史书上称之为华阳太后。因为庄襄王是依赖于她才登上王位的，所以对她敬之不及，而对自己的生母夏太后同样册封为太后，与华阳太后平起平坐，以报生育之恩。庄襄王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把在赵国与自己共过患难的赵姬扶了正，册封为王后，并将赵姬所生之子嬴政立为太子。赵姬含辛茹苦抚子多年，终于如愿以偿，母显子贵起来了。

当把宫室事务安排妥当后，庄襄王立即将自己与大恩人吕不韦当年所立的誓约“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付诸实现，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初食蓝田十二县，后又以洛阳十万户为其封邑。吕不韦的政治投机果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此结束了商贾贩运生涯，走上了职业政客的道路。

庄襄王在任之年，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作为，是一个过渡性的君主，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丞相吕不韦，集大权于一身，基本上主持了秦国的政事，成为实际的最高决策者。

客观公允地评价，吕不韦在庄襄王时期执掌秦国政治的三年时间里，不但继续保持了秦国对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而且忠实履行了昭襄王时期丞相范雎为秦国制定的“远交近攻”的对外发展策略，在刚被任命为丞相的第一年就亲自带兵一举歼灭了东周，将其并入秦国的版图，并发动了对韩、赵、魏三晋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进一步拓宽了秦的统治区。

同年，在吕不韦的策划运筹下，秦国派大将蒙骜率兵攻打韩国，迫使韩国献出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两座城池。秦国遂将此两城与原来的西周和东周故土合并，设立了一个兼有军事性质的行政管理区——三川郡。洛阳自古居“天下之中”（《史记·周本纪》），成皋、荥阳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秦国得此三城并设郡管理，实际上已占据了中原心脏地区，控制了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冲，将国界直接逼近魏国的都城大梁，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秦国在举朝上下欢呼胜利的同时，对来自异国的丞相吕不韦的政治眼光和战略远见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秦庄襄王高兴之余，一下子将三川郡以洛阳为中心的十万户全部赐给了吕不韦作为食邑

吕不韦旗开得胜，更想乘胜追击，利上加利，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后来又派大将蒙骜继续向东进发，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先后取得高都、汲、榆次、新城、狼孟和赵国重城晋阳，一并合立为太原郡，这就是后来**嫪毐**的封地。

吕不韦确实有能耐，把战场当商场，同样得心应手，一上任便取得了这么高的成就，不仅威震全国，而且深得庄襄王信赖，把吕不韦聘为嬴政的老师，对其大力辅佐。可惜，庄襄王也英年早逝，在位仅三年就撒手人间，遗诏太子嬴政继位。嬴政终于盼来了梦寐以求的这一天。

然而，嬴政登基时才十三岁，由于年幼，便由**丞相**吕不韦主政，嬴政尊之为“仲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这里的大臣，就是**丞相**吕不韦。而据《汉书·五行志》载：“王年少，初即位，委政太后。”**文**不一，似乎彼此矛盾，然而非也，正说明了一个问题，年少的嬴政即位后，吕不韦和赵太后把持朝政，分割政权，把嬴政给架空了。且看在为庄襄王举行的盛大葬礼上嬴政、吕相、太后三人的精彩表演：

嬴政一身重孝，手执牵引灵车的“**紼**”（绳索）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边，尚未发育成熟的身材愈发显得瘦削孱弱。他表面上满脸哀伤之容，内心却翻江倒海般地难以平静。对于逝去的父王，他并没有多少真挚的感情可言，相反一想起父亲当年偷偷逃回秦国，撇下年仅两岁的他和母亲在赵国无依无靠受尽屈辱与苦难，一丝怨恨的情绪便油然而生。他此刻考虑的是，自己虽贵为天下最强大的秦国的君主，手中究竟能有多大的权力呢？秦国的一切军政实权都掌握在紧随在自己身后的那位曾为“阳翟大贾”的人手中，自己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再想起在父亲灵柩前宣告即位之日群臣皆言“主少国疑”恭请自己拜**丞相**为“仲父”求其辅政的场景，嬴政更是怒火中烧，恨不得止步回头大喊一声：“寡人万事皆能做主，何须他人指手画脚！”但是他告诫自己切勿莽撞行事，早在孩提时代他就学会了忍耐与等待。何时才能顿开金锁走蛟龙，驰骋天下任我意？这位少年国君步履缓慢地行进在坦荡的关中原野上，远眺着高高的骊山巅峰，心思早已飘飞到云天之外。

这就是嬴政当时所想的，其实在继承王位之前他就表现出一种桀骜不驯的个性来。一次骑猎归来，在进入咸阳城门时，在后面的

吕相一拍马，飞马抢入咸阳城门，把太子嬴政落在后边，当时嬴政心里就陡生恨意：如我坐上王位，谁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我一定杀了他。不过当时他忍住了，现在，他更要忍，吕不韦成为名正言顺的“仲父”，所以，他更多地想到今后应如何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力。

紧随在嬴政之后执辔而行的便是秦国赫赫有名的丞相吕不韦了。由于此时正值夏天，他额头上已经渗出一层虚汗，但他内心却春风和畅，踌躇满志。对于庄襄王的中年夭亡，他是怜悯过于同情，喜悦过于哀痛。想当年若不是他吕不韦慧眼识货，扶持奔走，这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秦国落难王孙早已客死他乡、尸骨无存了，何来今日的举国送葬、天下震动呢？他此刻考虑的只是如何收拾庄襄王死后的秦国政局，使自己的权势坚如磐石，然后再一一削平六国。至于国君嬴政，不过是自己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小毛孩子，虽然其性格稍显乖张不驯，但满朝文武多为我吕不韦的心腹，只要我吕不韦以前朝重臣、丞相、老师、“仲父”的多重身份说一个“东”字，撑死他的苦胆敢道个“西”字？！吕不韦想着想着，步伐不由自主地加快了一些，谁知一下子重重踩住了走在前面的嬴政的脚后跟，险些把嬴政摔了个大跟头。吕不韦赶忙上前想要搀扶，不料嬴政自己迅速稳住了身形，竟头也不回，浑如不觉地继续向前行进。

紧随在灵车之后哭声震天的，不用说就是后宫嫔妃和秦王政的姑辈及平辈姐妹。打头一位俏丽动人的妇人自然是庄襄王的正宫王后邯郸赵姬。只见她虽是一身重孝，脸上却无真正痛苦的表情。古时妇人之哀莫大于年轻时节丧夫守寡，这位水性杨花的妇人送丈夫走上不归路，心中却无半点哀痛忧伤，相反似乎有了一种被解脱的轻松感。十一年前，丈夫的不辞而别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她再也不相信什么夫妻恩爱、患难相依之类骗人的鬼话了。她此时此刻想的只是如何在丈夫死后的秦国最高统治层里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攫取期望已久的权力。她虽入秦宫仅有短短的四五年时间，但却知道秦国历史上有一位风流成性的宣太后，在其子昭襄王年少时曾临朝“自治”，独揽大权，把秦国治理得井井有条。赵姬自信自己的理政能力绝不会比宣太后差多少，关键只在于自己昔日的商贾丈夫吕不韦的态度了。她也绝对相信，只要自己使出风流手段稍加撩拨，吕

不韦就会旧情难忘，打蛇随棍上，重新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这就是赵太后，风流不减当年，本来她应该在深宫颐养天年，享尽荣华富贵，但她不甘寂寞，也要攫取一份权力，以实现统驭他人的野心，而正好儿子年幼，可以捞一把。

嬴政上台后，吕不韦和赵太后各有所得，达成了默契，吕不韦主持朝政和军政大事，而赵太后主管王室和宫廷事务，而且两人还各自培植势力，从而产生了激烈的争斗。嬴政看着这一切，只是记在心里，因为他知道，这局面得等着他去收拾。

秦王嬴政从公元前 247 年即位到公元前 238 年举行加冕礼，这段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被笼罩在“仲父”主政和太后擅权的巨大阴影之中。整整十年，涛涛渭水依然奔流不息，而秦国百姓却似乎忘记了秦王政的存在；整整十年，大军雄兵依然高歌东进，而秦国文臣武将们却似乎觉得这一切与秦王政无关。整整十年，从 13 岁到 22 岁，只有时间老人忠实地陪伴着秦王政孤独的身影，伴他在深宫庭院里悄然成长，在漫长岁月中默默等待。

历史上无数成功个案说明：谁耐不住寂寞和等待，谁就会遭受失败，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成功的高手，笑到最后为胜者。

### 3. 学会韬光养晦，慢慢琢磨下一步

做人并不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也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因为人生路途总有利与不利的因素相伴左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韬光养晦”则为做人的一大计策。所谓“韬光养晦”，是说一个人在逆境中培养自己的心性，先受屈炼志，不把自己暴露出来，养精蓄锐，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时机一到，才一鸣惊人，真正爆发出来。秦始皇以“韬光养晦”为做人之法，实则是等待出手的时机。

秦始皇初登王位时，吕不韦与赵太后当政，成了秦王潜在的最大政敌。后来吕不韦野心日益膨胀，执掌国家最高权柄，对天下苍生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他轻而易举地以叛国罪处死了嬴政的弟弟、年仅 20 岁的秦公子成蛟。再加上赵太后宠信嫪毐，逐渐形成

了另一股势力。吕氏集团与嫪氏集团在秦国一手遮天，根本不把秦王政放在眼里。残酷的现实令秦王政悲愤难平，却又不能不提心吊胆。

面对吕氏、嫪氏两大集团的专权，在未亲政之前，秦王政采取隐忍的方式来对付，处处小心翼翼，事事如履薄冰。他对吕不韦虽恨之入骨，表面上却仍毕恭毕敬地称吕不韦为仲父，认认真真地学习吕不韦为他编写的教科书《吕氏春秋》，全面地去领会吕不韦的思想，而将自己的思想深藏不露。他还能忍受被派来监视和教育他的探子李斯等，对吕不韦简直做到了言听计从，恭敬如父。秦王嬴政这样做，表面上看上去显得很柔弱，不堪一击，以至于如人们所言：天下只听说秦国有吕不韦、嫪氏和太后，不曾听说有秦王。这足以说明秦王在“忍”字上做得非常到位，就连精明的商人政客吕不韦也疏忽了他的存在。

处在极为不利的险恶环境里，用侍奉仇敌的方法来求得生存，创造条件，伺机反扑，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其中所忍受的卧薪尝胆之苦且不说，仅需要的小心谨慎，就绝非常人所能达到。而且呢，外面风传嬴政是吕不韦和赵太后的私生子，嬴政并不理会这些，关于自己的身世，他自己其实也不甚明白，但他只能假装糊涂。这样装糊涂反倒会使他省心一点，以免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在这场政治变革中，嬴政表现得非常冷静、沉着。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弱者，手无半点权柄，他必须得韬光养晦，学会在强者面前做弱者，学会“装蛋”，他才会得以生存下去，日后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就像一张弓，要想有更大的爆发力，就得弯得更厉害。他现在就是这张弓，随时紧绷着，蓄意待发。

众所周知，只有胸怀大志且信念无比坚定的人，才能忍受这种磨难与痛苦。尧以天下让舜时，禹的父亲鲧作为一个诸侯对尧发怒说：“符合天道者为帝王，符合地道者为三公，现在我符合地道，为什么不让我当三公呢？”鲧想得到三公的位置，愤怒不已，想发动叛乱。鲧不理睬舜的召见，却故意制造事端，于是舜在羽山用锋利的吴刀肢解了鲧。鲧的儿子禹处于如此情形，不能不说十分艰险，禹却不动声色，不怨不恨，反而侍奉舜，在舜手下任职，兢兢业业，疏导洪水，顶着酷暑严寒，日夜辛劳，以至弄得面目黧黑，

举步艰难，因而深得舜的欢心和赏识，被舜选为继承人。禹并非不知道父仇，而是身处逆境之中不得不处处隐藏了自己的个性，否则必将遭致杀身之祸。秦王政现在小心翼翼地侍奉“仲父”就与禹如出一辙，因为他深知，自己现在根本不是对方敌手，如果暴露自己，必将招来杀身之祸；相反，小心翼翼地侍奉他们，把他们往高处抬，使之得意忘形，这样就会使他们对自己放松警惕，然后反戈一击，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这就是秦始皇的隐忍策略。

当天下将嬴吕的血缘亲情传得沸沸扬扬之时，秦王政却在假装糊涂，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

但是，秦王政大智若愚，即使他早知道了其生父是吕不韦，出于政治的需要，他也会在天下人面前做出一副与吕氏毫不相干的姿态来。秦王政处理吕不韦案时下了这样的命令：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史记·吕不韦列传》）

从中可以看出秦始皇少恩，被尉繚言中，毕竟，吕不韦是他的大恩人，没有吕不韦哪有他今日的帝王宝座和荣华富贵。但是，这就是秦始皇，尽管少恩，尽管黑，但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就要采取黑手段，六亲不认，一切有碍秦始皇统治的都毫不留情地灭绝。秦始皇是个雄才大略的聪明君主，他能在血缘关系这个问题上由聪明转入糊涂，体现了清人郑板桥“难得糊涂”的真谛，也说明了“难得糊涂”是一种处世的方略。

古语云：“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故君子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肩鸿任巨之力。”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能对自己的才华保持深藏不露的态度，才能在将来肩负重任。秦王政在未亲政之前的许多年中，忍受君臣倒位的事实，一直小心翼翼地侍奉吕氏和嫪氏，对自己的才华深藏不露，以至于吕氏、嫪氏都认为他是块好拿捏的软骨头。但他们哪里想得到，秦王嬴政正是“潜龙在渊”，养精蓄锐。

古人认为，身处逆境之中，要“大量能容，不动声色”。即“觉人之诈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动于色”。这其中包含着无穷的意味，仔细体会它可以使人受益无穷。修养深厚，具有坚强意志力的人，他们往往在身处患乱之时，能小心翼翼地忍耐。

“忍”字的意思是，把刀刃刺人心里，但还得忍住，可见忍需

要多大的勇气。由于小不忍则乱大谋，当逢坎坷世道、身处逆境之时，还要小心翼翼地忍耐为好。自古道：“登山耐侧路，踏雪耐危桥”，意即登山要耐得住斜坡的考验，走雪路要耐得住过危桥的惊险。面对坎坷不平的人生路，假如没有忍耐精神，苦撑下去，又怎能不失败呢？

梅兰竹菊号称“四君子”，人们之所以喜爱它们，是因为它们耐得住严寒，耐得住寂寞，耐得住风吹日晒，这种草木的精神为人所景仰，所企盼。同样，只有在身处逆境时经得起痛苦熬煎的人才能做成大事业，对于伟大人物来说是如此，对于凡人来说亦是如此。所以一个人身处逆境时要学会忍耐困苦、忍耐空寂、忍耐辛酸、忍耐侮辱。人生之路，有时忍一步会柳暗花明，海阔天空，如同逆水行舟一般，在波浪滔天的关隘处须小心翼翼地忍住劲，咬紧牙关，便会达到一重关隘又在回首处、一阵波浪又在用力撑持中消失的境地。

“尺蠖之曲，以求伸也”，大丈夫能屈能伸、能装糊涂。假做真来真亦假，真做假来假亦真。秦始皇正是凭着这种伸屈之道和糊涂之学才渡过了难关，最后一举歼灭了嫪毐和吕不韦两个政治集团，完全建立起了自己的天下。这样看来，一个不善于韬光养晦的人，最大的要害是，容易把自己逼上绝路，甚至正中了他人的圈套。

## 4.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做人与做事之间的逻辑关系，像难以猜解的谜一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有种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一则出自于自信，二则出自于目标。秦始皇做人兼具两者，其意是非要让事情有个结果。

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摆酒宴，众臣称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在这次酒宴会上，大臣淳于越却根据儒家学说提出非议，批评始皇嬴政不学习古代的办法分封诸侯王，并向秦始皇进言道：“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

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时，身为百官之长的李斯马上挺身而出，向皇帝谈了不同的看法，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淳于越）言乃三代事，何足法也。”

在李斯看来，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包括废分封、立郡县等，都是古人不及的“万世之功”，对此，淳于越那样的“愚儒”焉能理解？

紧接着李斯又谈了自己对儒生所为和当时尚较自由的学术氛围的看法。他说：“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则当家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在这番话中，李斯之所以尖锐抨击学术自由的文化氛围，是因为他认定儒生们不思今法而专崇古礼，诋毁当世之制，把老百姓的心都搞乱了，如今天下一统，再允许学术自由，则臣民的思想便会大生歧义，不能与皇帝保持一致，长此以往，皇帝的权威将置于何地呢？因此，李斯向秦王建议，干脆禁止学术自由。怎样禁呢？李斯的办法十分简单这就是——烧！李斯说：“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正为淳于越的一番迂腐而爽直的议论而怨恨，李斯的高论却顿时叫他兴致勃勃，李斯的建议虽然凶狠阴毒，却深合秦始皇的心意。于是，从首都咸阳到全国各地，熊熊烈焰烧掉了当世几乎所有的书籍。

常言说：“杀鸡给猴看。”这句话意即将某种群体中的一小部分拿来惩罚，以警戒众人，从而达到稳定整个局势的效果。

焚书事件之后，儒士对秦始皇的攻击更加厉害了，于是秦始皇下令将首都咸阳的儒士全部抓了起来，最后有 460 名儒士被认定有罪，全部被活埋，并将此事告于天下，以儆效尤。其他的人一概流放到边塞地区，罚做苦力。这就是人们至今难以忘怀的“坑儒”之案。

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不完全是因为其性格所至。首先秦始皇崇尚法家思想，厌恶儒家及诸子之言。他认为需靠法家思想来治天下，而儒家及诸子之言只能惑乱天下。因此他必须焚书以巩固其统治。另一方面，诸子百家中只有法家主张以耕战富国强兵，统一天下，手段最简捷、干脆。

秦始皇禁止儒生们读儒经及百家之言，实际上是实行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尽管对维护秦统治卓有成效，却在历史上首次割断了读书人“自由思索”的精神，使读书人一提及政治、学术问题就谈虎色变。

我们知道，秦始皇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曾礼贤下士，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所以他终于得到了天下，但在统一天下之后，由于他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行法家统治的路线，因此，对待与己相左的意见，往往坚守自己。通过秦始皇的做事，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固守己见的人，一旦他认准的事情，就会坚持下去，当然这里面是含着他对自己目标的自信。但是如果从做人的角度看，大体说明了他的固执和气魄。

# [ 绝道二 ]

## 刘邦

### 聪明人是让人看不出聪明

天下的聪明人多得不计其数，有如天上的星星，数不胜数。但是真正聪明绝顶的人却时常让人看不见其身，见不着其形。刘邦就是这种让人看不出聪明的聪明人。刘邦做人，信奉这样一条原则：把“聪明”二字埋藏在心中，与人交流，坦然大度，少露锋芒，常常是给人留一条生路，同时也为自己设一条出路。另外，刘邦善于听取人言，改正自己的错误，使自己的每一步行动都逼近自己成功的目标。刘邦做人之道有二：一是豁达待人，不计恩怨；二是善于纳谏，心图大事。